

弄堂旧趣录

1971年10月的一个晚上,母亲去长宁中学参加70届1班的毕业分配会。豆大的汗珠沿着她的脸颊往下淌,双手不断地搓着。大儿子已在崇明农场,属上农。女儿按政策可分配在上海,也可去务农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念着名单,母亲屏气敛息地倾听着,大气都不敢出一口,生怕漏听了女儿的名字。当读到第24名“陈慧芬,上海邮电局”时,母亲先是怔了一下,继而满脸涨得通红,眼里噙着的泪花不由得掉了下来。那晚,母亲兴奋得辗转不能成眠。

11月,姐穿上了绿色的邮政服,开始了绿衣使者的生涯。走在弄堂里,邻居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第二天5月的一天,姐骑着自行车送报纸至延安西路1559号的艺华照相馆,里面走出一个戴着鸭舌帽、阔边眼镜,穿着中山装的男子。他招呼着姐:“小姑娘,来来来,拍张照片。”姐心想,刚上班不久,哪来的余钱拍照,便婉言谢绝了。“阔边眼镜”忙摆手道:“哎,免费的。拍得好还可以放橱窗呢。”说着,他指了指橱窗里一排排的肖像照。听是这样,姐犹豫了会儿,便答应了。

姐拉了拉有些褶皱的衣服。没有口红、不修眉毛,连头发也没梳,就准备拍照了。“阔边眼镜”让姐用舌头舔嘴唇湿润一下。姐斜背着绿邮袋,理了理车前的报袋,拿着一叠信件的手扶着自行车,另一只手拿着一张《解放日报》,举手投足间透着自认为最适当的仪态。“阔边眼镜”拿着一只120的海鸥照相机,低着头对好焦距,“咔嚓咔嚓”连拍了数张,看着方框中姐的形象连连称好。他又让姐进照相馆,拍了一张半身肖像素。同样是没有任何的修饰,只是头上多了顶帽子。

没过几天,姐的肖像摆放在了艺华照相馆的橱窗里,那时没有彩色照片,姐的“彩照”其实是着的油色,但技工的活好,与实际彩照效果无异。姐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希望,那年,她才十八岁,人

一张橱窗照

陈建兴



生最美的年华,笑得那么自然和单纯。另一张送报的照片后来还送到上海展览中心一个摄影比赛上展览。那时照相馆陈列的照片不少都是市民熟悉的行业代表人物,是时代的缩影。

母亲拿着两张样照爱不释手,听说放大的“彩色”照片放进了橱窗,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她端详着照片,近看远看,忽然说:“咦,你来看,有点像王芳哦?”邻居们纷纷围拢来:“是哦,哈像,哈像。”大家几乎异口同声。王芳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英雄王成的妹妹,与姐倒确是有几分相像。

那些日子母亲可高兴啦。她下班会拖着车里的姐妹走四十多分钟,带人家去看姐的橱窗照。半路上她从未有过的大方,掏腰包买棒冰分给姐妹们吃。哥从农场回家,在弄堂里碰到了母亲,未跨进家门,就直接被她拉去了照相馆。那些日子母亲特别忙,逢人便拿出姐的照片给人看,人家要去橱窗外,她马上带路。弄堂里的亲朋好友,左邻右舍都被她带去艺华照相馆。她简直就像照相馆的业务员,孜孜不倦地动员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奔赴艺华。母亲那年才43岁,但因患癌症动过大手术,尽管她是带着众人去看照片,可她始终落在队伍的后面。她走得很慢,很累,却很开心。有时,她盯着橱窗里女儿的照片,会痴痴地笑出声来。

姐的肖像照在艺华照相馆放了一年多,母亲不知去看了多少回。有次她看到一拨小伙子围着橱窗,夸姐的照片漂亮,好不高兴,便迎上前去自我介绍,指着照片说是自己的女儿,在长宁邮电支局工作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没几天,便有一小伙子去邮局找姐去谈朋友什么的,吓得姐再也不敢出邮局见陌生人了。

姐的橱窗照为我家留下了难忘的历史瞬间。如今,曾经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绿色自行车已难觅踪影;随着摄影的大众化,照相馆标志性的橱窗文化也渐渐淡出人们视野。但那些独特的审美范式,却深深埋在历史记忆里,从不曾走远。

跨越57年的时空,2017年的金秋十月,我有幸第四次来到了上海这个有着磁性般魔力的大都市。不同的年代,不同的任务,不同的感受。唯有这次是退休后没有任务,没有任何思想包袱,让我轻轻松松,愉快地在这里,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盛世带来的幸福生活,感受到了上海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1960年11月,那时我在云南省体育局当排球运动员,随队比赛第一次来到上海。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,从昆明到上海没有直达火车,更不用说坐飞机了。我们乘坐汽车从昆明出发,途经贵阳,而后辗转到达上海。我们住在

国际饭店旁的上海市体育俱乐部(现为上海市体育局),比赛之余去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、第一食品商店和永安百货公司等等。那时的上海到哪儿都不多,有空还到黄浦江边走走,记得江对岸几乎没有有什么建筑。这次短暂的上海之行,只能说是对于上海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。

第二次到上海是1969年的夏天,因有外调



夜光杯

公务在身,整天奔波于各个单位之间,无暇逛街观景,只是路过城隍庙,到里面吃了小吃,那时多是一些棚户在经营。公务结束后,便匆匆离开上海。

第三次是1985年夏天,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我带队到上海、南京和北京等地一些单位参观学习先进经验。那时的上海,面貌与前两次不一样了,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流动的人群将整个南京路挤得水泄不通,到哪儿都看得到忙碌的人们,脸上洋溢着笑容,充满那个时代的朝气蓬勃。

时隔32年之久,我在亲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上海,这次旅行的目的与前几次不同,完全是为了休闲和旅游。到达的第二天天气晴好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驱车前往浦东,穿过延安路隧道到达了陆家嘴。浦东变化之大,是前所未有的,原来的高泽地全变成了如今的高大建筑群。在滨江公园看着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,让人眼花缭乱;江面上穿梭往来的船只,载着满满的货物,更像是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乘风驶向远方。

这次上海之行,美食是重要目标之一。许多人到上海都要到豫园和城隍庙看看,尝尝那里的美食,带点土特产回家乡。商铺有各种上海特产,像大白兔奶糖、五香豆和绿豆糕等特色食品。九曲桥边的南翔小笼包名气很响,一楼排着外卖长队,我们来到了楼上的雅座,点了正值时令的蟹粉小笼,那鲜味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另一让人难忘的美食是淮海路上光明邨的鲜肉月饼,

为诚信经营叫好

吉祥路、宝安支路上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,每天顾客盈门,回头客不少,笔者也时常光顾。这儿的酒酿、糯米汤圆、崇明糕和粽子等,质量上乘,价廉物美,口感很好。在此经营多年的范阿姨曾说:卖给顾客的东西不但要货真价实,而且钞票一分钱也不能多收,宁肯自己吃亏点。

诚信是一个人得以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。诚信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德,是一种品质,在当今的人文社会中,不管在哪个方面,都要讲究诚信。一个拥有诚信的人无论在事业方面,还是在生活方面都会取得成功,所以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方面。

诚信既是无形的力量,也是无形的财富。诚信是人的命脉,是一切价值的根基。一个人只有讲诚信,别人才会赞赏他,尊重他,亲近他,在有困难时,才会有人帮助他。否则,人们将不会信任他。

诚信是力量的一种象征,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。诚信是人的命脉,是一切价值的根基。人们常说,欺人只能一时,而诚信则是长久之策。失去诚信是一个人的最大损失。失去诚信的人,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诚信经营的确是一种大智慧和境界。

入口后那皮之香酥,肉之鲜美,味道真是棒极了,难怪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排上几个小时的队,而且每人还要限量购买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到迪士尼乐园游玩。一到乐园的停车场,就感受到了周到的服务。工作人员知道有老人要进乐园游玩,立即通知前方引导员指挥我们怎么走,从这些小小的细节可以看出服务水平与文明程度的高标准。中午时分,最精彩的花车巡游敲锣打鼓地来了,大家都停住脚步,站在路边观看。白雪公主到来时,大家欢呼声一片。当她在人群中看到我时,还和我挥手致意,好长时间,我都在回味着那幸福的时刻……

除了在市区游览,我也去了余山和广富林,对上海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前几次。而在上海的这一个月的日子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里,我从未停过脚步,闲暇时间,会到附近的菜场转转,或是到里弄里走走。上海的菜场生鲜、熟食供应丰富,市民有很多的选择余地,生活方便极了。特别的是,我到里弄走走看看,看到里弄的基层还建有党支部、办公室、活动室和图书室,让人联想到党支部建在最基层的硬道理。

回到昆明后,回味起这一个月的日子,深觉自己终于深入了解了上海。这里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无愧于国际大都市的称号。美哉!上海!我爱你。

七夕会

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镇上,坐落着一幢世界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,即良渚文化艺术中心,当地人称大屋顶。初遇大屋顶,是一个春天。那天,我踩着满地的落花去设计路上的图书馆还书时,发现门锁了,上贴一纸条,说图书馆搬到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去了。循踪去看,在一片荒野中,突兀着一座灰白色的混凝土建筑,一边还铺着一池浅水。里面大概还在装修,没开门,我们在冰冷的水边站了一会儿,七岁的女儿突然难过起来,她觉得这地方不如那个丛林竹影中的图书馆温馨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安藤忠雄的作品,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不同的建筑,有着不同的气质。安藤的作品,通常是清水混凝土、多样的几何形体、光、穿堂风与水流,非常冷峻。有人说,要懂安藤的作品,你得懂樱花,懂茶道,懂俳句,懂枯山水……经过长久的相处后,我觉得,没那么玄。好的事物,有些不是一下子就能让人看出好来的,而是会让人突然发出惊叹:啊,原来是这样的。

大屋顶沿袭了安藤先生一贯的风格,也是清水混凝土建筑。好天时,屋顶上会漏下一块块三角形的阳光,像舞台追光灯一样,甚至能追到通向地下车库的旋梯上。去年冬天下了大雪,我去大屋顶,看到雪竟然都顺着几何形屋顶的坡度滑下来了,座位上,阳光准时抵达。噢!大屋顶,只积阳光不积雪呢。

大屋顶旁的荒地现已变成了花田,夏春时节,这里就是花的海洋。浅水池南面,种着安藤先生捐赠的百余株染井吉野樱,花开时如云,花落时如雨,再加上美丽的图书馆及各种展览讲座,这里已成为文艺青年们的打卡地。暮春的晚上,樱花树下听音乐会,波光映在屋顶上,粼粼如池,天籁声中,如在天上。

从网上得知2009年,安藤先生体内发现了癌细胞,胆囊、胆管和十二指肠被摘除。术后不久,他来良渚考察。五年后,又因同样的原因,摘除了肾脏和脾脏。现在,他依然活跃在世界建筑的舞台上。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,抓住微小的希望之光,拼命地活下去。总是处于逆境中,在思考如何克服的过程中找到活路。”77岁的安藤忠雄,还是那个屡败屡战的“追光少年”。

知道了这些,每次再看大屋顶,都会觉得它的光里,闪着奇幻。

先提个问题:枇杷几月开花?

我敢肯定,许多读者会哑口无言。

其实我过去对此问题也是浑然不知。小时候,家里开中药店,为了随时摘取枇杷叶入药,后庭心种了棵枇杷树,离我睡觉的房间也就四五步,可是朝夕相伴整十年,就是从未关注过枇杷花开放的过程。十年前,我从外地退休卜居松江,书房北窗对面十几米处也有一株枇杷树,又在小区出出进进,几乎每天都要与这株枇杷树擦肩而过,还是没有在意枇杷的花期。直到去年冬天,外孙咳嗽久治不愈,邻居说你就采些枇杷花熬汤喝喝,兴许会好的,我说这大冬天的哪里去采枇杷花?

枇杷吟

朱正安

对方笑了:你去你家对面那株枇杷树上看看嘛。我不信,不过为了外孙,还是狐疑地走近了那株枇杷树。我惊呆了——满树的枇杷花正开得劲呢!自此之后,我就格外关注起枇杷了。枇杷秋末初冬开花,春末夏初果实成熟。与其他花儿相比,枇杷花确实显得有点土气。早期呈褐黄色,五块瓣,五至十朵一束,完全开放后花蕊为白色,不鲜艳,不显眼,还总在浓密墨绿的叶片中羞羞答答藏藏掖掖的,花香也是淡淡的,几乎无人发觉。其实,这是它性情淡泊而已。读过白居易的《山枇杷》吗?“深山老去惜年华,况对东溪野枇杷。火树风来翻绿焰,琼枝日出晒红纱。回看桃李都无色,映得芙蓉不是花。争奈结根深石底,无因移得到人家。”

哦对了,枇杷花又名土冬花,是治咳嗽痰血的良药。不止这样,人们常吃的枇杷膏是用枇杷叶制成的;枇杷果、枇杷核、枇杷蜜也都有治疗多种疾病和强身的特殊功效。这又让我想起了屈原《橘颂》中赞美橘的一句诗——秉德无私,参天地。其实枇杷也是完全够得上这样的赞许的。

写到这里,北风为我从窗外送来一股幽香,有点甜,扭头望窗外,小区里那株枇杷树上的花朵虽已过了盛花期,却还在含情脉脉地向春天招手呢。吾醉也!

5月26日晚,一家三口赴上海大剧院欣赏“杨学进经典独唱音乐会”。7点半开始的演出提前10分钟已座无虚席了,1800位观众静候音乐会的开始。

谁也没有想到,出现了令人意外而又感人至深的一幕:主持人上台用沉重的声音告诉观众,独唱音乐会的主角杨学进因患重感冒严重失声了,医护人员正在后台紧急治疗,如有可能在上半场由她的学生演唱完后,杨学进最多只能唱一首。紧接着杨学进盛装来到了舞台中央,全场观众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,她用沙哑的声音讲了一句“对不起,以后一定弥补”,眼中含着热泪。观众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杨学进可以说是我20多年的



又到粽子飘香时 剪影 李建国

老朋友了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市青联工作时,她是市青联委员,一个云南籍少数民族的委员,20岁刚出头已独身一人在上海歌坛拼搏。她擅长演唱中国民歌以及中外艺术歌曲,在演唱中国民族声乐作品时,融入美声唱法的技巧,形成了自己

没有主角的独唱音乐会

吴德胜

独特的风格。在199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一首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走进千家万户;2001年由她演唱的《新世纪》获中宣部颁发的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现在她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了。写到这里,想起了一件非常遗憾的往事。1993年当她还未“出名”时,曾跟我讲起想办一场独唱音乐会,我也答应为此努力,最终由于没找到企业赞助而流产了。现在,作为著名艺术家,按理说观众花1200元一张的票子是冲着她去的,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,没有一声“嘘”声,没有一句“退票”声,更没有当即离场者,全场还起立并报以掌声,这足以证明观众的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,也充分体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“有容乃大”的胸怀。上海要建成全球卓越城市,城市建设、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,这些硬件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,而全民的文化精神、个人素养等许多软件要素,我想通过这场演唱会也已尽情展现。对明天,我充满希望。

旅游

大屋顶之光

桑飞月